

三傳同卷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馬鳴菩薩傳

卷七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大師名馬鳴菩薩長老脇弟子也時長老脇
勤憂佛法入三昧觀誰堪出家廣宣道化開
悟衆生者見中天竺有出家外道世智慧辯

漆七

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我論議者可
打捷椎如其不能不足公鳴捷椎受人供養
時長老脇始從比天竺欲至中國城名釋迦
路逢諸沙彌皆共戲之大德長老與我富羅
捉即有持去者種種嬈之轉不以理長老脇
顏無異容恬然不計諸沙彌中廣學問者覺
其遠大疑非常人試問其人觀察所爲隨問
盡答而行不輟足意色深遠不存近細時諸
沙彌具觀長老德重冲邃知不可測倍加恭
敬咸共侍送於是長老脇即以神力乘虛而

逝到中天竺在一寺住問諸比丘何不依法
鳴捷椎耶諸比丘言長老摩訶羅有以故不
打也問言何故答言有出家外道善能論議
唱今國中諸釋子沙門衆若其不能與我論
議者不得公鳴捷椎受人供養以有此言是
故不打長老脇言但鳴捷椎設彼來者吾自
對之諸舊比丘深奇其言而疑不能辯集共
議言且鳴捷椎外道若來當令長老任其所
爲即鳴捷椎外道即問今日何故打此木耶
答言北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捷椎非我等也

外道言可令其來即出相見外道問言欲論
議耶答言然外道即形笑言此長老比丘形
貌既爾又言不出常人如何乃欲與吾論議
即共要言却後七日當集國王大臣沙門外
道諸大法師於此論也至六日夜長老脇入
于三昧觀其所應七日明旦大衆雲集長老
脇先至即昇高座顏色怡懌倍於常日外道
後來當前而坐占視沙門容貌和悅志意安
泰又復舉體備有論相便念言將無非是近
比丘耶志安且悅又備論相今日將成佳論

議也便共立要若墮負者當以何罪外道言若負者當斷其舌長老脇言此不可也但作弟子足以允約答言可爾又問誰應先語長老脇言吾既年邁故從遠來又先在此坐理應先語外道言亦可爾耳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脇即言當令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外道默然不知所言論法無對即墮負處伏爲弟子剃除鬚髮度爲沙彌受具足戒獨坐一處心自惟曰吾才明遠識聲震天下如何一言致屈便爲人弟子念

已不悅師知其心即命入房爲現神足種種變化知師非恒心乃悅伏念曰吾爲弟子故其宜矣師語言汝才明不易真未成耳設學吾所得法根力覺道辯才深達明審義趣者將天下無對也師還本國弟子住中天竺博通衆經明達內外才辯蓋世四輩敬伏元竺國王甚珍遇之其後北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國圍守經時中天竺王遣信問言若有所求當相給與何足苦困人民久住此耶答言汝意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言舉此

第七

三

一國無一億金如何三億而可得耶答言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金也王言此二寶者吾甚重之不能捨也於是比丘爲王說法其辭曰夫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淵弘義存兼救大人之德亦以濟物爲上世教多難故王化一國而已今弘宣佛道自可爲四海法王也比丘度人義不容異功德在心理無遠近宜存遠大何必在目前而已王素宗重敬用其言即以與之月氏王使還本國諸臣議曰王

奉佛鉢故其宜矣夫比丘者天下皆是當一億金無乃太過王審知比丘高明勝達導利弘深辯才說法乃感非人類將欲悟諸群惑餓士足馬至於六日旦普集內外沙門異學請比丘說法諸有聽者莫不開悟王繫此馬於衆會前以草與之馬嗜浮流故以浮流草與之也馬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馬解其音故遂號爲馬鳴菩薩於北天竺廣宣佛法導利群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輩敬重復咸稱爲功德日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卷

四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大師名龍樹菩薩者出南天竺梵志種也天
聰奇悟事不再告在乳哺之中聞諸梵志誦
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其

文而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能
天文地理圖緯秘識及諸道術無不悉練契
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相與議曰天下義理
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復欲何
以自娛騁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然諸梵志
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唯有隱身之術斯
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逆於心俱至術家求隱
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芥群
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我若呪法授之此人
才明絕世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得之便去